

劍州志卷之二十二

州牧桂林李梅實纂修

宜賓楊

端編輯

藝文上

劍號名區歷代藝文最富然其火燬更存者無幾博搜廣采不能得古人十之一要亦取其有關於各物政教而已寧以誇藻麗哉志藝文

總目

上卷

劍州志

藝文上

唐文二首

宋文十五首

下卷

明文三十一首

時文二首



大唐中興頌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僭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和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旛戎卒前驅

劍州志

藝文上

二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溼濡天休妃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留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泐泐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節度判官元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

劍州重陽亭銘

弁序

缺文

李商隱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宫闕，矧得舞殿陛下耶。然下
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
度堯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音，尤在不然者，安得
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灑黃牛
險，以治會安郡耶。令既爲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
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茲民不識胥吏，四方
賓頗來，繫牛糜馬至，樹膚不生，乃大鏟險道，緹石
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經勞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若出
平郡，無有噫，**何**過三年，民恐即去，遮觀道路，乞請
留侯像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名侑，文曰：

仁之爲道，隆磊英傑，天間其勞，崇以事物，惟君之明，
惟蔣是顧，撮取不窮，如武有庫，將之有世，以仁爲歸，
伯氏之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純而不紕，以令爲侯，
天子之德，汝侯爲理，刻有寅畏，右南臣北，父坐子伏，
飲牛漚管，山訟以直，市正獄清，兩歸告休，朝雨滂滂，
濕其帽頭，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雙，

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推險爲夷，大石是打，亦既二年。
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三矛，古有魯衛，惟我之曹。
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攄其超，尾鬣馬馬，惟蔣之。
由唐龐叟，惟是亭銘，得其廳且。唐大中八年九月
一日，大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

劍州重陽亭記

治平二年

吳師孟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師孟從蜀帥南陽公次劍州，是日會於東園之見溪亭，公未至，郡將揖賓，憑欄而語，見東山一峯，特竦千仞，衆小山迤邐卑附，如奔走如侍從，茂林蒼崖，煙靄蒙密，有一亭焉，冠於山椒，碧瓦鱗差，朱欄霞明，長溪清潄，流影不去，載車太博扶風馬君淵，仰而指其巘曰：予與太守張侯頌，他日於是得異處焉，乃唐刺史蔣侑所建重陽亭，李商隱序而銘之者也。亭圯以來，不知幾許年，予嘗登

劍州志

藝文上

五

訪其址，回首眺瞰，一郡之境，轟轟高下，叢於目前，商隱碑辭，尚可省讀，會前官伐木，將以構予廨舍之後，堂予得卽其材而新是亭，當以歲月識其廢興，敢屬以記，師孟退而考義山之銘，乃宣宗大中八年所作，大中距今二百一十有二年矣，其間豈無好事之人，一出口以憐其亭之廢乎，將雖有好事者之意，而但以治郡惟簿領是先，當途惟勞餞是經，違卹是耶，噫，黜結以來，益溪山者，實此州之勝，至蔣侯方建是亭，寂寥榛蕪，踰二百載，暨扶風君乃與張侯力起其廢。

是知溪山景物無情於人者也。含清蘊秀，如有道之士，克然內足安其所守，無待於外，何嘗欲人之愛耶？古今之人，或愛或石亭之興廢，有時而溪山之境自若也。烏能有毫髮之損益於其清且秀乎？自古至唐，白唐迄今，僅得偶二真賞耳。自今以往，庸詎知人之愛否？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徂其人歟。

洞真觀之左右，支疏盤互，其西矗立如屏者，道士張君文政有閣臨之，規模肇自先世，至真尤加表章，而山之泉石草樹，鷄犬人家，凡登茲閣，皆一日而盡，正李謫仙所謂樵夫耕叟出入畫圖者，余過而愛之，因爲榜曰橫翠，家翁彥和能作大字，得山谷老人筆意，令書其榜，而揭於閣之顏，則又爲之說曰：古人莫不有愛山癖，而茲癖非靜者不能，蓋竒峯絕嶽，不擇地而有之，不幸在無人之境，則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劍州志

藝文上

以之置通邑大都，則有力者往往獲神，其間而化爲爭奪之場，故凡佳山所在，莫若附諸道釋之宮，以脩高人勝士之觀焉。余嘗與客游於斯，徙倚欄楯，則是山之回巧，獻技於前者，如雲霞之藉絢，風雨之晦冥，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千態萬狀，輻奏茲閣，覽者心疑神釋，與灑氣俱爽，而莫得其涯，誠事外之真樂也。或者乃曰：昔韓退之與孟東野城南聯句，謂遙岑寸碧，遠目爲之增明，閣俯茲山，不啻侑座歌器，與韓意特異，何也？余曰：山既靜者之好，則遠近奚擇，且橫平闊

於座右，聳翠碧於天末。雖若遼絕，至夫景物變態，遠
近誠弗異也。達人大觀，決不爾。倘弗謂然，則退之爲
王氏宴喜亭記，何以特賞突然之立，出於所居之後
耶。嗟乎，若果以好遠畧近爲心，則推之人事，必將嗜
慾得而喜，功名富貴得而慕，神仙健羨之心，如虵鼠
相憐，無時而已也。魯豈靜者之爲哉。政之帥仲清，心
解於此，政固聞其大端，余旣爲記以申之，惧吾他日
行事，有類於是者，故篇末系見，聊以自警，仍爲世俗
之戒云。

劍南陳君自蜀以書抵予曰某不幸今不獲奉供養
深惟所以報親者惟是澡身淪德庶幾終身無玷缺
之行則或可以塞萬一之責家欲有堂因取周詩白
華孝子潔白之義名之曰潔白兄弟朝夕其間以警
以戒敢請爲記予雖未識陳君而嘗聞之吾友魏掾
之元履謂君諒直又得君書勤甚則不果辭雖然白
華之章句逸矣其爲義固不可以憶矣獨以予心之
所謂孝子潔白者而以復於陳君焉惟人之生受之

劍州志

藝文上

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也者父母乎父母其
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以爲孝子不以
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仁人不過乎物
孝子不過乎物此之謂也然所謂物者果何謂乎蓋
其實然之理而已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
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爲視聽言動莫不有
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
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
將以順保其彞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

其可不以全而歸之乎此所謂不過乎物孝子仁人
事親之道而所以事天者也潔白之義其有取於斯
乎有取於斯則造次不可忘也戰兢不可懈也由盡
心以知性由存心以養性必期於無愧歎若曾子所
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然後爲盡人子之道也如予
之不敏雖知此義勉焉而未至抱罔極之痛日夜以
懼因陳君之請而有感於中敢佞取南陔相戒以養
之義願與吾黨之士相戒以潔白其可乎陳君往歲
奏對大廷蓋盡言無隱者今又孜孜然志於古道克
是心以往吾知其終有以無負於斯堂之名也然則
可不懋乎陳君名槩字平甫云

劍州志

藝文上

十

劍州重建大成殿記

淳熙十四年

于 貞

晉安爲上潛邸，郡望甲於天下，遴選守臣，弗以輕畀。淳熙十有二年，制闢以眉山楊公，貳政成都，允有嘉績，任茲重寄，實惟稱宜，亟以聞於朝，上可其奏。公至之始，入學奠謁，仰而視，俯而嘆，顧禮廟傾圮，無以示敦崇教本之意，乃招諸生而誨之曰：古者議政受成，必於學，故政之得失，師之臧否，皆於是謀之，所謂在泮獻囚，在泮獻馘者是已。然記禮者必曰：反釋奠於學，是行禮於學之廟也。今廟貌弗稱，二千石職在教

劍州志

藝文上

上

化，其可坐視。諸生咸曰：此州民之願也。先是學濱於溪，屢爲水潦所壞，而郡之東園，自唐以來，號登臨勝處。前太守秘書郎張侯淵，徙學以據其地，縈帶溪山，面勢深穩，顧其役頗急，殿制褊狹，棟宇敝陋，非所以傳未久。又顏孟與夫子並坐南鄉，失北面師事之禮，不可以訓。公乃鳩工度材，經營於十三年之冬，斷手於十四年之春，一毫不以取于民，而廟成矣。岌然聳飛，宏麗邃嚴，正配享之位，飾祭祀之器，又取漢殿所畫人物，繪之四壁，蓋自石室以下，他郡學宮，未易有

也適八月上丁行釋奠禮鍾磬有所遷豆有序周旋
升降酌獻跪拜無往時迫隘氣象州之耆老聚觀嘆
息知公之不鄙夷其民而教之也古之循良如文翁
之治蜀以義示民而民知化故立學宮於成都市中
而蜀學之盛至北齊魯此邦雖僻遠然士之取甲科
官上庠者代不乏人公所以幸惠斯文教誘多士者
如此獨無奮然興起以趨上之化者乎賈誼曰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迺今
明示好尚大新斯廟以啟民鄉善之心其所以推廣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潛藩之德意以仰副聖天子文明之治可謂知所本
矣諸生願有紀載以復公之賜貞忝文學椽其敢以
蕪陋辭公諱爲楫字文甫治最爲一路冠行且召用
云

重修隆慶府學記

紹熙二年

郭光選

上受命壽皇，卽皇帝位。明年改元紹熙，以信王之孫，今大尉之子吳公玠分刺劍陽，劍爲壽皇龍潛初地。秋九月有旨，望隆慶府，命臨邛費公來守茲土。郡望旣新，二公相與改制易度，體無不稱，喟然嘆曰：爲治固有先後，當天子新政，求訪禮樂，採購遺逸之詔，無日不下一方之所甚急，與菽粟稻粱不可填而緩者，立莫如學。教養賓興，吾儕之責。簿書督察，苟負稽殿，猶其心焉。獨未忍使矜佩悠悠之譏，及於吾州學校。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固不可後於他築也。二公之相爲言及此，可謂知所本矣。先是舊學居郡廛，日厭囂雜。自淳熙己亥，前太守晉安張侯淵徙地於此，地爲唐韋侯明宗舊圃，曰聞溪。有弗樂遷者，胥動浮言，張侯惧不能奪，幸於速成，但能經紀一遷，至於規模之廣狹，棟幹之堅撓，特未暇問也。甫十年，樞傾瓦毀，無一堅好。吳公是正，方隅畚土，運石累疊，逾百級，直殿庭爲門序，拓聞溪舊堂，列戟左右，去戟而下，重建兩門。門之左復爲一堂，以護聞溪。舊刻繞之垣墻，匿之松楸，外象旣壯，入而

觀又病夫餘者之弗稱也。次第增飾宏敞書樓置敕書其上。繇遠門故基徙轉先朝御刻。輦以萬夫安奉。其下金碧丹雘欄楯周遭。士始知有國家勸學之意。期不敢負。至於齋堂庖廡無不雅飾。苟有弗給斥已資。揮囊金秋毫不以煩民。視所餘做事。又將盡力焉。其爲德厚矣。諸生游息其中。何以報斯美於二公哉。惟國家崇觀盛時。士苟衣縫掖明經學古。懷鉉提槩。卽以燈窻爲專門事業。課試家法。月書季考。無日不在。故能涵咏浸漬。力行乎忠信孝弟。而化民成俗。率

劍州志

藝文上

古

皆由此三舍法壞。士有倖功之心。傳寫誦讀。剽竊文義。苟能成章。皆得以登籍取位。苟且之俗成。而根本之學不勝。後生晚輩。競趨捷徑。脫身科舉。至於忠信孝弟所繫乎平日者。不在是也。如此何取乎學校哉。兩劍之下。英靈摩空。所不乏者。六邑孝秀。期自今。父詔諸子。兄詔諸弟。凡出而游今之學。必不爲今之誅。徒自漶漫以辜制作之意。則所荅於二公者可無愧矣。若曰從事口耳。以幸一日有司之擇。非所望也。尤選諺以職書。始得踴躍周旋其上。落成適受命外臺。

兼事漢中諸生伐石趨書其事木石條枚之數以遠
弗克詳故畧而不書始記其本始如此

剡州志

藝文上

鄉先生趙公，周才諱致中，其先居閬之西水，世以儒學稱。至先生，考君諱君輔，始徙居劍之曾成，取彭氏生三子，先生其季也。伯兄諱致平，字公才，爲人踈俊，年二十有六，取上第以歸，鄉人榮之。先生性謹厚，與伯兄不同，學尤淵，嘗試於鄉，有司初第其文爲首選之，文卷中偶有觸誤，遂下第，竟嘉遯以終其身，噫，齟齬命也。先生雖不幸，不得志與兄，公才俱仕於世，然以操行高，素爲鄉人及大夫士所敬，性嗜學，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與人交無貴賤少長，一主於敬，行必端，坐必拱，語必諾，終身行之如一日，恭而能安，其天資然也。大率先生爲人處已接物，詳密周謹，無毫髮不盡，然獨踈於治家，有良田數百畝，他人處之，可以至富，公廼貧甚，茅茨蕭然，衣食之奉，往往不計，故人謂先生掘，先生娶張氏，實劍之滙族，觀物先生其叔父也，識先生聰俊，以兄子妻之，其婦德婦行，純而無玷，后先生十九年以卒，生二子，曰昀，曰昆，昀也才，昆也質，皆有學問，且篤於孝友，先生年且老，而有

二子翹然以出能立其家腴其田華其屋先生泰然無一事野服杖屨日往還親舊家二子亦各有孫曰望之曰宜之雖不及哦詩書以爲先生壽亦可以繼先生之業年七十始以微疾卒嗚呼善人之報也裳雖生晚尚及拜先生床下至今宛然能記憶其容貌語言真可謂善人者今不復有斯人矣甬昆以紹興辛亥十一月己丑奉先生之喪以合葬於仁里東山之陽裳赴詔命適行在所甬昆前期來請予銘予以銘法考之真如先生行義始可以銘也故不辭而爲

剡州志

藝文上

七

之銘銘曰嗟嗟先生治其心而蕪其田田蕪而貧心治而賢以貧易賢一得千嗟嗟先生嗤於人而巧於天爲人所嗤爲天所憐有子與孫相兼後先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明善堂記

缺文

慶元元年

趙大全

蜀爲西南戶樞王化遠邇常與爲通塞漢時天下一道歸蜀之學者歷重險師自是而人文獨萃於蜀雖其中微沉冥寂寞之邦猶足以扶顛持危至死節俠義則劔於蜀爲有人焉其流風如此然兵興動衆軍旅之容頗復文德猶未修前守張公初徙舊學置今地氣象稍異嗣公而守是邦者乃新廟屋乃開重門文風復振而狹隘褊陋猶未暇更爲四方來游者求所以廣心意資見聞了不可得譬諸戶哉誰能出不

劔州志

藝文上

六

由之而况其堂與簡忽如是可乎大全初來以壬子之秋升堂慨然有意以起廢墮彰絕學乃稟命於府太守濮卿趙公聽之於是使賢者效謀能者分職工取之西蜀之良後取之公田之夫乃拓懸崖鑿石基東西百尺南北半之地跡舊築倍蓰焉三分地之廣以其二爲堂其一爲東西廂堂北故有洞室復治之以資游息經始於甲寅之秋落成於乙卯之春其爲力固多矣堂豈可無述乎舊榜以尊所聞名取諸會子之言然君子於其所聞也擇之蓋難使其講貫之

未熟而致知之不審，則口耳所傳，殆非真得。如之何其聞斯行諸。中庸之說曰：不明乎善，不誠平身矣。所謂善性是也。所謂明學是也。人必先於務學，然後能知性。必知性，然後能明善。故子思孟子以此廣其師之論。而大全因取以名其堂。雖然是果玩其名而已乎。使夫登斯堂，識斯義，有能博學審問明辨慎思，使其性天昭明，君臣父子五者之倫，經仁義之心，禮樂之節，各盡其性而止，則其於善也，固無賢智之過，無隱怪之行，僞善不飾，而人有常心。此中庸之學，大全

劍州志

藝文上

九

固未足以進此也。然劍多秀民，其先儒之傳，又多伊洛遺書。其賢者聰明而踈遠，其不及者猶能果敢自信。是其可與爲善者歟。故因堂之名，著其義以驗之，亦以風蜀之學者焉。

學者亦樂得其在己而已，非爲名也。而曰名教云者，是名固有以佐哉。古稱聖若賢，皆以名。謂愚不肖亦以名，懲不足而名於簡，勸不足而名於旂，其尤致意者，賢能之書，學士之版，自命鄉入學，至升於司馬，所謂俊造進士，皆有名稱。及其弗帥，則既撻而且記之。曰寄曰棘，意亦嚴矣。漢興惟蜀學有文翁，學生題名，而不詳其人在唐有進士題名，然又不出於學。予既開堂之東偏，繪先賢像，則又於西序勒石記進士名。

劍州志

藝文上

辛

揆所見聞得書者凡有二十一人。隆慶固多，而舊典放逸僅如此。因虛其左右方以須，噫予非徒名之爲也。使時有特立獨行之士，以道自信，固可無愧昔聖。而士或未甘隱淪，將必在此選，亦可使之無忘其所自學，則斯刻也，其有補於名教，顧少歟。

會成縣集瑞堂記 慶元元年

何鵬舉

劍所隸邑六獨予鄉向前輩流風士庶民淳俗為近
厚蜀之士夫 槩同此以其可以從容行已也勾公
顧縣章之明年嘉禾秀朱草生邦人爭持以獻文明
年甘露降於觀之紫霄岐麥秀於縣之近墅最後牡
丹並蒂發祥者三見於邑士之圃焉是數瑞者不期
而集環百里之人相與嘖嘖稱嘆以為邦大夫之政
成不可不識會且經營規建更葺縣治堂宇邃深廊
廡周迴不病一氓而咸鬲新公庭之側有堂未之榜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邦人咸以集瑞為宜俾余為之記曰天地間有至和
之氣克積而未露涵藏而欲發其鍾於人為德薰蒸
於人為善政而感於物為瑞雖然和可致也瑞不可
為也君子不必諸彼必諸此使吾中不倚和不流無
咈理忤性則以已和召人和以人和召物和而瑞將
桴鼓之合矣昔人驅螟馴雉談者以為至和所鼓動
今一為政而五瑞駢臻其為和何如哉公之善政不
可具舉大槩體以寬居以簡尤得化民成俗之意今
世之吏戴星出入於俗務紛劇之衝公獨優游暇裕

從事絃歌，更脩縣學講堂，禮鄉之秀民，月講經義論
民政，禪風化，公亦樂夫人士之相安。又創建南樓於
文明坊之衢，前後華煥，氣象一振。且自述文以慶樓
之落成，意蓋端有所屬於諸生也。公之待士者，其厚
如此，而於民又甚焉。平易和樂，不苛不擾，凡雨暘愆
期，衆方戚戚，公禱輒應，人每異之。去年他境苦旱荒，
字民者周章莫知所措，惟吾鄉秋大熟，倍常之二，鄰
郡乞糴以給，茲豈非和之證，而瑞之所以集歟。夫和
固不可必，一則人或常之，今以集書茲，其所以爲瑞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也。而余之所書，殆不止此矣。矧所謂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以祥以異爲國安危，公令一邑，祥則多矣，遂推
而廣之，使和氣薰蒸，以及乎天下，產甘泉之靈芝，集
膠東之鳳凰，醴泉湧出，竒木內附，以揚天子之休命，
彰聖時之太平，則不惟感瑞於物，公實爲人瑞者也。
公名誦，字維允，成都人。

宋學士忠文黃公墓誌銘慶元二年樓鑰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登登生棟是爲公祖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受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時人誦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素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賴其束脩塋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於世澹如也後總領李公繁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之意合力奏罷

民大悅。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官。經紀其北。翁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陞爲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告甚衆。終不訊一囚。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於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權民以養兵。歲月漸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兵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則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尚因

劍州志

藝文上

五

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各爲養兵十萬。實養二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畧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春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良策。又論關外軍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謀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隕沒。自

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
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缺
官進擬孝宗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
萬甫除喪而趨召既至太上已登極公謹守成之手
要在恢張制度爲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畧以
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
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
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
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
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又
謂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節式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
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
今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
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
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
下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

輕用之於始必輕棄之於終別奏國方有大警大恐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於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共要在陛下篤於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若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

劍州志

藝文上

美

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吏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於目前嫁禍于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於是始脩簡記除大學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已任前後凡五

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虛日。前朝號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即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

劍州志

藝文上

七

惟不能號令。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於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於鄆。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啟發。大率類

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請王府謁謝上接
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
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
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
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
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即是意也公大
抵即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泛
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
書云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

劍州志

藝文上

五

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
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體之於身本之
於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於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
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
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
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
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太上喜
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

敢何謂五美。曰今日誠曰明日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浸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公接伴虜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禘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遑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虜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

劍州志

藝文上

元

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畧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

可以肯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卽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於背、告滿百日、甫出、卽直前奏事口、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於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蔽、雖以太宗之於徵、猶不免、况其他乎、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

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爲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因爲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國大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動悟王意者無不爲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脩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以右武爲日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撫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權撥鄂渚兵一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脩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於晏安公策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鎖闥甫一月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宮寺一繩以法最後指侍臣進用不當激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侍制專爲翊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

稍差，又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對便坐，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於重華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技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脩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甫、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克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

官門掩泣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關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及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脩極忠愛，大畧以爲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爲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於後世之王。

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梁武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爲是非善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一心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畧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卽大位初臨萬幾虛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酌日孰聰明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日新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於外廷權不歸於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爲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爲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鑒遠獎獎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闕聖聰，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拂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爲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於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於孝愛如是，勤於學問如是，薄於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始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憂乎？昔唐太宗老於世故，在位日久，魏徵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不寡欲，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

七謂其漸好田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
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微生於今時其所以爲陛下
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
與常人不同溺於富貴放於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
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今
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
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於安逸之地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
懼若將隕於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持心之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
存亡之念不關於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
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座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
有旨克明堂禮正使公疾侵羸不復可出時時獨語
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爲矣後之
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
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
卒不起方疾亟命子翁執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
奏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

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恤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平時於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於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歡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筭。其爲學耻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蓋出天性外。內僅書十一考。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蘓氏。繼室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間與耕夫爲伍。此時稱芋菘然。豆飯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乎。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鐘。前進士何伯英。鑰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

夙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膽相照傾倒無不
盡嘗笑謂鑄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
報未能也尚忍言之左使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
請於鑄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
自有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嘆使人流涕
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於石而
系之以銘銘曰井絡之區爲東西川鍾秀在人各士
出焉有卿有雲有武有淵三蘓諸范踵登英躔巖巖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劍門山險地偏勢連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
蜿蟺萬山之中廼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延輔以
學力窮探本原移孝爲忠立朝卓然大放厥辭疊疊
百篇維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
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累年引經據古指事
陳前義所當爲執之彌堅死生禍福咸委於天神會
氣合奉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
登仙上心震悼恩賁九泉炳炳八圖今置經筵殄瘁
之悲心折涕漣嗚乎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決

如范蜀公敢言如蘓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
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乎尚何言哉惟知公之深
者然後以予爲知言

劍州志

藝文志

三

其畧曰魚熊之兼得又何必空縻乎廩祿於是叱哇
丁戒僕夫搜諸荆棘之場探諸榛莽之區則叢然而
遂油然而達或壓枝以駢出或附出以簪碧隨取隨
足不耘不植蔓延布滿天矯挺特有如蒙頂之苗而
槍之始露有如楚畹之香而芽之方茁至若仙杖飛
空髣髴鸞壽幹通靈時聞吹麗幸則高人逸士襲
其馨而挹其味不幸則樵夫野叟爨之弃而斧之戕
也於是小摘漸至大烹可期錯落琉璃之碎青葱雨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露之滋憫寒庖之屢空笑盛饌之莫知燎南山之煤
罌西澗之水絮蠲瓦缶酌中火劑登俎過熟噴香霧
之蒙茸舉箸頓空覺餘糝之滑美混甘苦而爽口逼
寒涼而液齒知再飯之幾加陋八珍之鮮味朝
焉咀英暮焉茹脆曾不論乎韭菘又何數乎蓴豉殆
不可無此君於一日又何拘乎去家之一思惜乎首
陽之夫貪采薇而遂足商巖之老厭啖芝而遂止秦
人之炙夫何太俗相如之渴胡不嗜此哉已而心體
舒逸神情爽瑩湧真水於玉池烟夜光於銀海客不

予欺遜而謝之，荷神農之知音，張離騷之偶遺。雖一草之微，無庸多談。感物悟理，斯有可觀。彼弗種而然，矧種之者乎？彼弗養而然，矧養之者乎？所以箚莪誦育才之樂，棫樸歌官人之能，行有枝葉，可使莠之亂苗，仁在乎熟，深懼茅塞子之心。維杞維梓，扶而養之，一薰一蕕，疏而別之。自本自根，種而茂之。孝弟忠信，培而植之。師友淵源，灌而溉之。先王遺言，饜而飲之。散柯布葉，日積月長。磨厲青冥，直平霄漢。股肱心膂，無施不可。如此則劍山之植物，豈但收近效於眸子

劍州志

藝文上

甲

焉而已哉

劍陽學官史子玉枝藝益昌與余聯事暇日出示所作枸杞賦予讀數過因思前輩文字率不苟作東坡賦茶而有取於骨鯁山谷賦苦筍而有感於忠言大概一物之微一理與焉此騷人之所以深其思也子玉之作豈徒以詞藻相尚欲使承學者因物悟理自枝葉而見本根其意婉哉子玉刻之泮林以爲士子之勸予謂士子文所當重而泮林之一草一木尤宜愛護云開禧三年七月益昌和丞潼川謝良跋

環劍皆山也。向北諸峯其高躡雲若拱若揖若跂若翼孰不曰天設險以藩蜀也。不知天亦以是肖蜀產也。土生其間。散散其詞章。海嶽其涵負。金石其搽向。大抵與此山鋒稜等。由漢而來。埋輪擊奸。蜀人也。唾視井蛙。亦蜀人也。厥有生岷峨之西。守是邦。直而清。仁而不苛。使千載下。共指此山爲羊叔子之峴首者。惟我察院跨鰲陳公焉。公事阜陵爲言官。非天下國家大計不言。其鋒峭其節高。亦既九畝劍山矣。日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帝剖銅虎符命公出鎮曰。吾潛卽也。異時劍之民側耕危穫而厚輸。公至則易彫而腴。異時劍之學顏垣。圮基而荒蕪。公至則撤舊而新。是圖公從詩書來。獨加意於士與民。故能馴溪流之暴。使不爲民菑。化鷄冠之傲。俾相戒自謹。毋犯陳御史。吁。此豈聲音笑貌所爲哉。後三十有四禩。公之子爲部使者。會逆曦。僭叛。前有鼎鑊。不爲動。寧緇吾身。毋瀆吾家聲。蜀平。擢董餉事。大率視公所行人。益受賜。則相與侈夫劍山。醫翠果代爲人物之譎譎。而忠盡心印。其畀付蓋有

自也。今太守唐安開侯嘆公父子事業煒燁而公祠不加嚴懼弗慰州人無窮之思廼即學宮爲堂繪公像事之既考率佐吏及州之耆老且祠且祝曰劍之峯可鑿而通惟公之功與天地而不窮劍之泉可涸而竭惟公之節亘古而不滅又酌而祝曰泮水之濱過必式兮老成典型七曲之神相印可兮風馭雲輶又酌而祝曰惟公世篤忠貞以宜其後裔立萬世名教爲此姓司命已乃命其府從事家子鑑記以詔來者公諱升卿字光祖仕至朝散郎守梓州公之子名咸字逢儒今爲版曹郎總蜀賦關侯名伯永子長其字也。

劍州志

藝文上

聖

三賢堂記

紹定四年

王辰應

潼川人

學必有師猶水之有源源深則流長師立則道明學者之先務也孔孟而上君師之道一故比閭族黨之教修德行道藝之士與人無異習家無異尚孔孟而下君師之任分雖以大聖賢之出而苟無其位則淑諸其徒傳諸來世者存乎其人而已董仲舒有言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民知所從異論之派別在漢已莫知所一矧復晉唐以後哉國朝教化興行儒宗輩出慶曆嘉祐間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有若春陵周子建圖著書紹千載不傳之統明道伊川兄弟親受業於其門師友淵源貫通洙泗士生聖遠言湮之後復見堯舜三代之純全而不爲異端之所惑溺者三先生之賜也中興以來晦庵朱子南軒張子相與講明而羽翼之止學有宗流行光大南軒蜀產也而家衡湘蜀士之獲親炙者蓋不數也乾道己丑會成陳公槩以直言擢上第時良齋魏公在上庠一見與進曰世有張南軒子知之乎吾與編修朱公資政劉公咸委重焉弗敢况也苟得見之必有以

成子之志矣。授以河南南齊等書爲別道江陵謁劉公於帥府論及理學公大書几南軒所與以琢玉汝之辭敷露無隱勉以涉湘與魏一辭陳念母老謝弗克往歸則與先生之猶子然處而自通以言先生因其書而得其人問答往復講析精微且爲作潔白堂記皆聖賢服行之訓猶可復也陳公直諫剛毅人也幼從父兄已能獨見自立又得交於當世師儒涵養議論辨益明行益篤聞而知之矣異親見而位與年俱弗偶其鄉之朋從因其學以覃思執經龍邸當時

劍州志

藝文上

五

各公卿必曰陳氏授書之力其私淑乎一鄉之士幼壯孝弟者蓋好禮遺風今未泯也惟校序未有表出之者後十有三年鄉先生吏部趙公大主職教是邦首勦講堂爲聚辨之地顏以明善曰所謂善性是也所謂明學是也蓋淵乎聖賢之遺言篤論前此訓誥所未盡發者且曰劍多秀民其先儒之傳又多伊洛遺書指陳公言之也辰應獲踵令規敬補缺典於堂之東爲崖三楹因流溯源嚴奉祠祀肖周程三先人像於中張子朱子左右焉而以諫趙二公附於後取

興郡學記六經閣義例榜之曰三賢尊師也既成率
學之士以告焉且退而諭之曰高山景行之詩君子
謂之鄉仁非曰口耳云也近世矜佩青青讀儒先之
書者不爲少矣而傳誦道說殆不免乎朱子之所逆
爲之慮者善學宜莫如陳善教宜莫如趙盍亦由是
而反求於心謹思而明辨無忽乎毫釐實體而序進
無愧乎屋漏則循朱張之品節條理可以望三先生
之門墻而孔孟經世立極之大旨於是乎有餘師矣
南軒之復書於陳公也有曰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
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屢應竊有志於
斯而未之逮也願與吾黨勉旃庶幾乎朝夕尊事之
實不徒脩觀美云爾

劍州志

藝文上

巽

按宋史黃裳本傳云裳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
學平父張栻之門人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今以三
賢堂記互考之平父概之字也其兄名栗記謂鄉
之朋從因其學以覃思執經龍邱云云蓋指裳爲
嘉王府翊善而言也

禮部貢士鮮于君墓誌銘

嘉熙元年

高尚午

嘉定丙子尚午僥冒鄉薦同年嘗成鮮于君叔元策
勲詞賦佳士也南宮決勝偕行憇蜀泮預秋補仍冠
多士僉慶斯文唾手魏擢矣已而日迷五色得者厚
顏而君不介懷退修其未至又能推所學以淑諸人
其志可量哉君諱天一父巴西主簿梓材問學所從
實淵源於黃忠文公羽翼於陳易齋後人二氏之學
爲當世九鼎根乎伊洛故發爲文章歛爲踐履一誠
之外無重說而一門父子口以傳授且君於齟齬時

劍州志

藝文上

七

日誦數千言便能屬文同舍莫能及暇則以天文地
理之說星翁曆家之書本草方論供遊戲談座學亦
可謂博也加之人物粹然制行和雅一時先達如王
公伯虎趙公子厚每事印證爲之擊節吁非其理明
義精所學至到而能得此耶推其自負平居慷慨直
欲得玉陛方寸地致之乎吾君使澤及斯世有以也
享年僅三十有三顏其夭矣奈何尚午竊惟道學文
章世謂兩途故前輩有平生不能四六之語有川黨
洛黨標榜之異無他惟不自其融貫者求之也如吾

元之學得於家塾者宗乎誠敬游於東西州諸大
老之門者見之文章皆足名世夫豈其才無施而不
宜哉特其融化者有此也銘曰克道學爲文章伊洛
後誰克昌我叔元宗陳黃質美矣學尤詳融化處赫
有光推緒餘薦於鄉身金玉優廟堂不慙遺寃彼蒼
邦國否人云亡

劍州志

藝文上

四

君子之風烈，其感於人者信遠矣哉。誦响嶮之碑，慨然以思，觀延陵之銘，躍然以喜。君子之風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既往而如在其積之者厚矣。世之好名者，刻意從事於浮末，其精神心術之運，卒不能久以著。不知君子道德之實，克然益乎中，而輝然燭乎外。天下後世願見而不可得，往往因其遺蹟，以起高山景行之思。蓋所以爲感者，有出於語言筆墨之外，而語言筆墨之中，或可推而至也。故侍讀禮部尚書贈資

劍州志

藝文上

晃

政殿學士兼山黃公諱裳，字文叔，劍陽人。篤信力行，尚友洙泗。每語學者曰：君子之學，始於修身正心，極則與天地爲一。是故以道爲楷，以心體之，以經爲鑒，以身臨之，涵養純熟，推之天下，特其餘事。先生雖約居窮處，不求聞知，而常有援天下之志。迨事孝祖光考，橫經朱邸，代言西掖，進司喉舌，忠規讜論，有人所難言者。故大叅樓公鑰評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蘓文忠，司馬溫公自以爲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其全。當是時，兼山之名震天下，皇帝

叩位。虛席登庸。會未踰時。大星隕杭。而先生不起矣。繆常因是有嘆焉。夫君子所負者大。而世不能用。或用之不盡。若有物以制之。蓋於本朝得一人焉。明道與先生是也。方荆公當國。率意更制。舉朝正論無一合者。唯明道與語。心平氣和。荆公每爲之動。學術議論之粹。至使狠吝者意消。已而去國。一跌不用。先生之學。實繼明道。且超顯矣。而功業亦不克盡見。蓋明道無死。新法之變。不至已甚。先生尚存。僞學之禁。可以無作。二先生出處存亡。實有關於天下休戚。不幸

劍州志

藝文上

三

皆齋志以沒惜哉。然先生開悟聖性。輔成絕學。功參彌亮。恩寵亦如之。天日輝明。卒能收孽寇柄。扶植教道於更化之日。砥明道載之空言。若可以無憾。尚未爲不遇也。夫君子之於人。過其居。式其閭。思其人。愛其木。百世在前。猶知企慕。况乎澤之存者。近接於耳目之所及。寧不寶而藏之乎。先生筮仕。謾尉壁山。後三十有四年。嘉定甲戌之冬。繆繆長斯邑。慨念疇昔。嘗執經函丈。深辱知愛。注目經行之地。人寂山空。規欵網羅。聞見開示。方將領事而爾。未服也。明年春一

乃朔旦邑尉宋君出示先生所自書詩詞數章筆墨
蕭散與寄高邁超然有出塵之姿自先生之去歷尉
城以十數莫或表其事宋君於是作堂尉廡之西偏
聚而刻之繪先生之容榜曰相墨謁郡太守王牒趙
公題其顏又請公及通守曾愈馮公後溪先生閣學
劉公爲之跋而屬鏐記鏐承命慙不文姑爲紀其歲
月且叙述先生學術大畧爲壁山學者之勸昔山谷
跋潘侯所藏五宰相書謂能屏却不祥非特一縣章
之比其重之如此先生逸詞妙墨豈止與此五宰相

劍州志

藝文上

五

書爭強而已哉將千百載之後壁山之陰和璧豐劍
精竒光怪之狀上際於天山川鬼神實呵獲之可以
人之靈而不如鬼神乎先生曩與先君子及鏐往來
之帖因以遺宋君丐書其後數語并刻之左方堂之
建經始於三月己巳落成於五月戊辰宋君名炎震
字東叔世家懷安之金堂初步來尉戲綵怡顏於此
堂粹然忠孝人也蓋能作相墨堂知敬黃兼山則不
問可知其趨向

黃忠文公出處行實宋史本傳及叅政樞公鑰所

撰墓銘詳矣。然考何鏐相墨堂記所云，又有傳銘之所未盡者，蓋鏐爲公門人，所得尤詳。惜郡誌載斯記文多缺誤。正德戊寅冬，璧遣庠士劉瑀至通江訪舊，刻得之。荒草中，字畫僅可省辨，乃印証以歸。時兼山書院新成，遂重刻列諸堂隅。俾後之論忠文者有所徵焉。劍州知州武緣李璧跋。